

论扬雄《太玄》命物摄象与易学的若干关系

田胜利

摘要: 扬雄的思想以儒家为主,融合道家学说,建立起了以“玄”为本体的哲学纲脉体系。《太玄》的命物摄象和《易》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中首、应首、养首位列《太玄》的始、中、终位置,可视为《太玄》的三大支柱,和易学的渊源殊为突出。首的命名、排布依托《易》而得,同时吸纳汉代易学卦气说,是对《易》的衍化。赞辞分布在八十一首中,每首九则赞辞,赞辞摄象的旨趣一否一臧,是《易》以道阴阳的固化。赞辞摄象多次称引《易》卦爻辞之象,是对《易》的赓续和演绎。赞辞所处数位不同,摄象也就各异,初爻取象多幽、冥,次五取象多与中相系,上九取象多盛极返衰,明显而清晰,背后蕴含的是多种易学理念。

关键词: 《太玄》;首名;赞辞;命物摄象;易学

中图分类号: B2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5)07-0115-10

《太玄》是扬雄晚年所写的一部重要著作,系模仿《周易》而得。《太玄》有八十一“首”,八十一首各有其“名”,如中、周、少等。首名的命制比较讲究,系全部采用一个字来概括一首的大义,类似于《周易》的卦名。八十一首各有一条首辞,用来解说一首的大义。八十一首每首包括九条赞辞,共计七百二十九条,类似于《周易》的爻辞。赞辞摄象丰富多彩,林林总总的物象和事象背后,运转着重要的义理脉流。因为这些义理的支撑,《太玄》赞辞得以呈现出条理化和系统化的倾向。

对于《太玄》和易学的关系,研究成果已经较为丰富^[1-3]。但这些成果尚未深入对整部《太玄》命物摄象予以具体观照,还留有一定的拓展空间。本文所谓的命物指《太玄》八十一首的命名,摄象指八十一首的七百二十九则赞辞所摄取的各物象和事象。因此本文拟从首的命名、排布以及赞辞的摄象为透视点,对《太玄》与易学的关系予以梳理,以期还原《太玄》命物摄象实乃根植于《易》的客观事实。这有利于厘清扬雄哲学纲脉的易学践行,还原西汉

末年易学发展的具体面貌。

一、《太玄》始、中、终首命名与《易》的渊源

关于《太玄》,《汉书·扬雄传》云:“与《泰初历》相应,亦有顛项之历焉。”^{[4]3575}《太玄》与历法相应,衍《易》而得,这在首的命名和排布上能得到体现。中首居第一,处于最靠前位置;应首居四十一,处于最中间位置;养首居八十一,是最后一首。这三首的位置特殊,某种意义上讲,可视为《太玄》的三大支柱,共同构成解读《太玄》这部著作的三把钥匙^①。

中的首名含义,《太玄》本身作了一定的解释。《玄冲》称:“《中》则阳始。”^{[5]178}《玄错》亦称:“《中》始。”^{[5]182}《玄冲》《玄错》都是以始释中,那么,中为什么会有开始之义呢?这从《太玄》本身能找到线索。《玄图》称:“九营周流,终始贞也。始于十一月,终于十月。”^{[5]212-213}这是以十一月为开

收稿日期:2025-03-2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先秦两汉占丹辞研究”(16CZW034)。

作者简介:田胜利,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875)。

始,以十月为终结,与十一月开始相对应的即是中首。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称十一月为开始呢?对此,《逸周书·周月解》记载:“惟一月既南至……微阳动于黄泉,阴惨于万物。”陈逢衡作了如下解释:

一月,仲冬之月,夏之十一月……微阳动于黄泉,气初发于内也,地底谓之黄泉。阴惨降于万物,地上之物无不摧落也。^[6]

陈逢衡所作的解释是正确的。在古人观念中,夏历十一月是冬至所在月份,这期间阳气在地微动,开始向外萌发,是阳气在一年之中运动的初始阶段。中首与夏历十一月相对应,故《太玄》本身以始释中。

《国语·周语下》记载,周王朝乐官伶州鸠论乐之六律,首先提到的是黄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黄钟,所以宣养六气九德也。”韦昭说:

黄,中之色也。钟,言阳气钟聚于下也……十一月阳伏于下,物始萌,于五声为宫,含元处中,所以遍养六气、九德之本也。^[7]

六律以黄钟为首,与它相对应的五音是宫,而宫是五音之本。与黄钟相对应的季节是夏历十一月,是微阳初动阶段。古人观念里,黄是中之色,这样一来,就把中与始联系在了一起。

意义层面,把中和始相贯通,与中字的原始含义密切相关。“中,从𠂔从口,象建于口中之旗,与今日手执之旗不同。卜辞所说的‘𠂔𠂔’(立中)(金六七七),即立旗。从卜辞来看,商代立旗与观察风向有关。”^[8]中的本义是把旗帜树立在城邑的中央,用以观察风向。风至而旗帜始动,故中有开始之义。在远古时代,旗帜是社会群体的标识,对于社会成员有引领作用,许多行动以旗帜为先导。在这种情况下,中字亦有始之义。《太玄》把中与始相贯通,可以从古文字中找到根据。

《太玄》首的命名依托《易》,并有卦气的因子,中首准中孚卦,位列第一首,既合乎卦气起中孚的观念,又循守律历,也是中有始义使然。《玄首序》称“以一阳乘一统,万物资形”^{[5]2},一阳即对应冬至。黄开国指出:“《太初历》的三统,分别以甲子朔旦冬至、甲申朔旦冬至、甲辰朔旦冬至始,是为‘一阳乘一统’,三统之后又复于初。”^[9]此说信矣。扬雄以《太玄》合历的意图是鲜明的。

“应”的符号标识是䷗,它的基本符号是-- ,与《周易》的阴爻相同。“中”的基本符号是—,与《周易》的阳爻相同。中首称“阳气潜萌于黄宫”^{[5]4},应首称“阴信萌乎下”^{[5]85}。显然,一代表阳,--代表阴,二者在阴阳属性方面界限分明。

意义层面,应首的名称含义来源于它的常见意义,指应和、回应,放置在《太玄》中,指的是阴阳相应。《玄冲》称:“《中》则阳始,《应》则阴生。”^{[5]178}道出了应首名称的由来依据。“应”需要及时作出,不能拖延很久,因此《玄错》称:“《应》也今,而《度》也古。”^{[5]183}许翰注:“应与时行,唯今之宜。”^{[5]183}许注是正确的,道出了应首称谓的命名内涵。

应首,古注认为“准《咸》”^{[5]85},咸,意即感。咸卦卦辞称:“亨,利贞;取女吉。”^{[10]128}婚嫁是男女相感相应的行为。咸卦上兑下艮,兑为少女,艮为少男,确实有柔上刚下、阴阳相应、男女相感婚配之象。应首“准《咸》”,命名所标示的阴阳相应内涵在玄首中也能得到印证。应首称:“阳气极于上,阴信萌乎下,上下相应。”^{[5]85}这里展示的是阳气在上、阴气萌生于下,二者相应的事象。信,这里指真实。中首称:“阳气潜萌于黄宫,信无不在乎中。”^{[5]4}这里的信,指的也是真实,与应首的信含义相同。

“应”以阴气始萌为背景,司马光称为“夏至气应”^{[5]85}。“中”以冬至为背景,与“应”相对应。《吕氏春秋·仲夏纪》对于夏至时段有如下叙述:

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处必揜,身欲静无躁,止声色,无或进,薄滋味,无致和,退嗜欲,定心气,百官静,事无刑,以定晏阴之所成。^{[11]106-107}

所谓日长至,指的是夏至,这一天白昼最长。上述文字把夏至这一天定为斋戒日,列出一系列禁忌,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一天“阴阳争”。高诱注:“是月阴气始起于下,盛阳盖覆其上,故曰争也。”^{[11]106}在先民观念中,夏至是阴阳相争的时段,阴气始起,要取代阳气的主导地位,阳气则不肯相让,二者进行争斗。《太玄·应》首彻底颠覆了这种传统观念,在扬雄看来,夏至时段并非阴阳相争,而是阴阳相应。先民之所以把夏至视为阴阳相争时段,是因为在这一天白昼长到极限,以后便逐渐变短,着眼于昼夜时间长短的变化。而扬雄把夏至说成是阴阳相应的时段,很大程度上着眼于气温。夏至在时间上为夏历五月,气温适宜,草木茂长,这在扬雄看来是阴阳相应的结果。相比颛顼历,武帝时制定的太初历更加重视夏至,注重阳极阴生、两相应和的这种阴阳二气关系。“应”居八十一首之中的特意排布,大抵具有贴合太初历的重要意义。

养首居于最末。在意义上,养首的命名含义是隐蔽而不加显露。关于养的这种含义,《大戴礼记·曾子事父母》记载了这样的实例:“兄之行若中

道,则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则养之。养之内,不养于外,则是越之也;养之外,不养于内,则是疏之也:是故君子内外养之也。”^{[12]86}对于文中连续五次出现的养字,卢辩注:“养,犹隐之。”^{[12]86}这是明确地以隐释养,指的是加以隐蔽,不予以显露。

养首,古注认为“准《颐》”^{[5]173},把它看作是模仿颐卦。养首对应颐卦,具有隐蔽不显之义,这在玄首中也能得到确认。养首称:“阴弼于野,阳苴万物,赤之于下。”^{[5]173}阴指阴气。弼,本指强劲的弓,此处引申为充满义。“阴弼于野”谓阴气充满原野。苴,指的是滋养、抚育。“阳苴万物”是阳气孵化万物。“阴弼于野,阳苴万物”是对特定季节的描绘,即十一月节大雪末候,是一年节气的终结时段。在古人观念中,这一时段是阴气殊为强盛的时候,故玄首称“阴弼于野”。这个时段阳气潜伏在地下,已经很微弱。尽管如此,古人认为潜伏于地下的阳气,此时正在那里对将要出生的万物加以抚育,故玄首称“阳苴万物,赤之于下”。苴,字形从区,繁体作區,《说文·匚部》:“區,踦區,藏隐也。从品在匚中。”^{[13]635}苴所指的并不是公开进行抚育,而是在隐蔽状态中抚育众物。赤为藏匿、隐蔽,这从早期称掌管清除屋内藏匿虫子的职事者为赤发氏这一称谓能得到佐证。养首对应的是十一月节大雪末候,因为阴气正盛,所以阳气处于潜藏状态。“阳苴万物,赤之于下”意谓阳气孵化万物,就是阳气把万物置于其下,是以覆盖、笼罩的方式使万物得以生成、繁衍,而被孵化的万物则处于更加隐蔽的状态。

关于汉代卦气说,刘大均指出:“六十卦由《中孚》卦起,至《颐》卦而止,以一种特殊次序排列,并按‘始卦’‘中卦’‘终卦’的方式,分配在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之中。”^[14]扬雄《太玄》八十一首相当于八十一卦,从整体上看,首的序列也讲究始、中、终。居始的中首准中孚卦,冬至气应;居中的应首准咸卦,夏至气应;居终的养首准颐卦,系于岁末。作为《太玄》三大支柱的“中”“应”“养”,分居《太玄》的始、中、终位置上,体现的是阴阳二气消长的观念。“中”是阳气始动,随后渐趋于强,作用于万物,生命力往往呈上行态势;“应”是阴阳相应,阴气始萌,进而渐趋于强,作用于万物,生命力往往呈下行态势;“养”则是阴气正盛,阳气潜藏,并在此种状态中孵化万物。“中”“应”“养”,分居于天玄、地玄、人玄的始、中、终,能以卦气一线穿去。“《中孚》统冬至初候,所谓‘蚯蚓结’者。”^{[5]177}“应”,统夏至初候,所谓“鹿角解”。“颐”,统大雪末候,所谓“荔挺

生”。《太玄》八十一首,每首值四日有半,起于冬至,终于大雪,如历配岁,能终而复始。

值得一提的是,《太玄》并不以养首为终了,而是八十一首的编排之外,尚设置了一踦一赢。缘何以踦赢为收束呢?对此,司马光云:“踦,不足也。期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玄七百二十九赞当三百六十四日半,其不足者,半日为踦赞。”^{[5]176}又说“三百六十五日之外有余者四分日之一为赢赞”^{[5]176}。这是将一年视作 $365\frac{1}{4}$ 日,《太玄》两赞当一日,一赞当半日,七百二十九赞当 $364\frac{1}{2}$ 日,不足一年之数,故以踦赢补足之。踦当 $\frac{3}{4}$ 日即半日,赢当 $\frac{1}{4}$ 日。如此一来,则与四分历中颛顼历的一年长度相合。在这补足过程中,踦赢所当时日并不等齐。对此一设置,黄宗羲云:“子云准历以作《玄》,苟不相似,则又何以为书?是故子云之短不在局历以失《玄》,在不能牵《玄》以入历也……《玄》之《中首》,起牛一度。今未两千年,冬至在箕四度,星之属水者已属木矣。其从、违亦异。此《玄》失之较然者也。明允加一分以合四分之一,不知四分之一者亦有消长,则又不如踦、赢之以不齐齐之也。”^[15]黄宗羲熟悉易学,也深谙天文历数,指出《太玄》的不足在于与历法相合上,同时,黄氏也肯定了扬雄设置踦赢以不齐齐历的巧妙。从司马光的注来看,《太玄》以两赞当一日之昼夜,七百二十九赞当 $364\frac{1}{2}$ 日,再以踦赢补足以当一年之数,踦赢单独设置,存在的意义即在于合历。

二、《太玄》首的命名与《易》卦名的对应图及辨析

《太玄》的“中”“应”“养”命名所富含的意义和《易》卦有密切联系,其排列依据卦气,是《太玄》的三大支柱。进一步考察,《太玄》每首下辖九赞,其命名大抵皆依《易》而得,系对《易》的演绎。郑万耕说:“扬雄模仿《周易》而作《太玄》,以八十一首相当于六十四卦(虚坎、离、震、兑四正卦而不用),其次序与汉《易》卦气值日次序相同。”^{[16]6}《太玄》仿《易》确实体现在首的命名和次序的排列上。

《太玄》首名和《易》卦名的关系,有的甚为明晰。或取其音义相近,“进”准晋卦是此类。或取其含义相通,“少”准谦卦是此类。少指微小义,谦有薄小义,谦和少具有意义相近的关系。或取其引申义及象相似,“干”准升卦、“坚”准艮卦是此类。

“干”，司马光说：“准《升》，干者，上而有所干犯也。谏说者以言干上，故《干》有谏说之象。”^{[5]19}干，引申为求上义，和升卦扣合。“坚”准艮卦，陆绩曰：“艮为山石，又为木多节，皆坚之貌。”^{[5]154}艮辖物象有山石，坚硬之属，故“坚”准艮卦。

《太玄》首的命名依托《易》，有的较为隐晦，需要加以辨析，“巽”准需卦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巽有见难而缩之义，《玄错》：“《巽》也退。”^{[5]182}《太玄冲》：“《巽》有畏。”^{[5]179}“巽”的首辞说：“阳能刚能柔，能作能休，见难而缩。”^{[5]39}阳气衰弱，见难而缩，可引申指柔软以缩之道。“需”，问永宁引《经典释文》指出：“《需》，郑读为秀，解云阳气秀而不直前者，畏上坎也。”^[17]又《需·彖》曰：“‘需’，须也。”^{[10]56}须有等待之义。《杂卦》：“《需》，不进也。”^{[10]273}需是原地等待，故称不进，和“巽”具有一致性。

《太玄》首有八十一，《易》卦仅六十四，一首对应两卦的情形有之，一卦对应两首的情形也客观存在。首的命名和《易》卦名对应关系甚为复杂，如应首，既准离卦，又准咸卦。关于“应”与“离”的关联，问永宁说：

《太玄》以《应》准《离》，取象于罗。初一日：“六干罗如，五枝离如”，次三：“天网”，次四曰：“援我罗罟，絪罗于野。”曰“网”，曰“罟罟”，曰“罗”，全取网、罗之象……《周易》中《离》卦之象亦主要为网罗，《系辞》：“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17]

问先生的论断是可信的，应首与离卦的关联大抵在于所辖象的相似性上。应首和咸卦含义上的沟通，还可以从字义上找到答案。应，《说文》称“当也”，段玉裁注：“当，田相值也。引伸为凡相对之称。”^{[13]502}应指相当之物。咸，感也。《周易》中的咸卦取象刚柔相对、男女相悦，和“应”具有相通性。

《太玄》首名与《易》卦的对应情形复杂多变，有时会产生争议，针对这些争议，则需要结合具体情况进行辨析。如关于永首，司马光说：

准《同人》。二宋、陆、范、王皆象《恒》。吴曰：“《常》首象《恒》卦，次七起立秋，初一当二百二十六日，行张十五度，于《易》期日：《恒》卦九四。次《度》首象《节》卦，次二日行翼二度。次《永》首次七当二百三十八日，行翼九度，于《易》期日：《同人》卦。”今从之。^{[5]110}

司马氏认同永首准同人卦，宋衷、宋惟幹、陆绩、范望、王涯等主张其准恒卦，这两种意见分歧较大。平

实而论，“永”和“恒”的关系很近，永首云：“阴以武取，阳以文与，道可长久。”^{[5]110}长久正是永恒之义。“永”亦可和“同人”相通，刘韶军说：

杂卦：“同人亲也”，亲者合同，则可长久，永首言道可长久，故以准之。《冲》：“永极长”，《错》：“永见后”，亦长久之义。此时阴阳二气一取一与，是亲合之象，故云长久。^{[18]115}

刘先生从“同人”具有亲和之象的角度予以阐发。如此一来，各说各理，到底孰对孰错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结合西汉时期已经成熟的卦气学说。《太玄》的编排遵循卦气而得，是学界已经达成的共识。孟喜是西汉卦气学说的先导者，四正卦说、六十卦配七十二候说等，皆出自孟氏易学。唐僧一行依据孟喜的易学学说，绘制出一幅卦气图^[19]，现将后半部分图表简化，见表 1。

表 1 僧一行卦气图后半部分简化表

常气	月中节	始卦	中卦	终卦
大暑	六月中 离九三	履	遁	恒(内)
立秋	七月节 离九四	恒(外)	节	同人
处暑	七月中 离六五	损	否	巽(内)
白露	八月节 离上九	巽(外)	萃	大畜
秋分	八月中 兑初九	贲	观	归妹(内)
寒露	九月节 兑九二	归妹(外)	无妄	明夷
霜降	九月中 兑六三	困	剥	艮(内)
立冬	十月节 兑九四	艮(外)	既济	噬嗑
小雪	十月中 兑九五	大过	坤	未济(内)
大雪	十一月节 兑上六	未济(外)	蹇	颐

卦气图中，恒卦和同人卦相隔节卦，并不是紧挨的两卦，节卦对应的是度首，对应关系清晰。度首之前是常首，常首准恒卦亦无异议。若依宋衷、宋惟幹、陆绩、范望、王涯等人的观点，永首准恒卦，则卦气走势图会出现两次恒卦，且中间间隔节卦，这是不合乎规律的。由此不难推测，司马光以“永”准“同人”是有说服力的。依据字的含义和卦气学说的双重考量，是解读《太玄》首的命名与《易》卦对应关系的一把钥匙。

以字义和卦气学说的双重视角考量《太玄》首的命名，有利于厘清《太玄》首的命名和相关《易》卦的对应关系，部分有争议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夷”，司马光说：“准《豫》……夷，伤也，平也。不伤于物则不能平矣。旧准《大壮》，非。”^{[5]49}司马光以“夷”准“豫”，是本之卦气学说。卦气图中，“豫”与“大壮”紧挨着，如此一来，就很难确立夷首

的对应卦。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两条腿走路,再从字义上考察。豫指快乐,夷指伤,夷首称“阳气伤鬻,阴无救庖,物则平易”^{[5]49};初一“载幽貳,执夷

内”^{[5]49},摄取的是系列悖乱之象,夷有伤义,“大壮”正有壮盛而衰之义。据此,笔者以为,“夷”准“大壮”当具有更大的合理性。

表2 《太玄》首和《易》卦对应表

四正卦	节气	月中节	卦名	首名	四正卦	节气	月中节	卦名	首名
坎	冬至	十一月中	中孚	中(兼准坎)	离	夏至	五月中	咸	应(兼准离)、迎
			复	周				姤	遇
			屯(内)	礱、闲				鼎(内)	灶
	小寒	十二月节	屯(外)			鼎(外)	灶		
	大寒	十二月中	谦	少		小暑	六月节	丰	大、廓
			睽	戾				涣	文
			升	上、干				大暑	六月中
	临	狩	遁	逃、唐					
	小过(内)	羨、差	恒(内)	常					
	立春		正月节			小过(外)	恒(外)	度	
	雨水	正月中	蒙	童		立秋	七月节	节	度
			益	增				同人	永、昆
			渐	锐				处暑	七月中
	泰	达、交	否	噤、守					
	需(内)	夷、徯	巽(内)	翕					
惊蛰	二月节		需(外)		巽(外)	聚			
随	从	萃	聚						
晋	进	大畜	积						
震	春分	二月中	解	释(兼准震)	兑	秋分	八月中	贲	饰(兼准兑)、疑
			大壮	格、夷				观	视、沈
			豫(内))	乐				归妹(内)	内
	清明	三月节	豫(外)			归妹(外)	去		
	谷雨	三月中	讼	争		寒露	九月节	无妄	晦、曹
			蛊	务、事				明夷	晦、曹
			革	更				霜降	九月中
	夬	断、毅	剥	割					
	旅(内)	装	艮(内)	止、坚					
	立夏		四月节			旅(外)	艮(外)	成	
	小满	四月中	师	众		立冬	十月节	既济	成
			比	密、亲				噬嗑	闕
			小畜	敛				小雪	十月中
	乾	强、睟	坤	驯					
	大有(内)	盛	未济(内)	将					
	芒种		五月节			大有(外)	未济(外)	蹇	难、勤
	家人	居	颐	养					
	井	法							

“疑”,学者们也有较大分歧。司马光说:“准《贲》。彼饰此疑矣。入《疑》次四,日舍亢。二宋、

陆、王皆以为象《巽》,范以为象《震》,皆非也。”^{[5]130}司马氏以之准贲卦,系据卦气图而得。

卦气中震卦属正卦,“巽”和“贲”相隔较远,“饰”对应贲卦是已经达成了共识的,“疑”居于饰首后,故依卦气排布对应“贲”是可信的。意义上也可以贯通。刘韶军说:“贲者饰,饰故有疑。砢,切磨。彫离,伤而离散。若是若非,疑之也。”^{[18]135}贲指饰,因饰而生疑是引申发挥。据此,笔者以为,“疑”准“贲”是值得采信。

“沈”,司马光说:“亦准《观》。入《沈》次四,日舍氏。沈,下视也。诸家以为准《兑》,非也。”^{[5]135}司马氏的判断依据卦气而得。兑卦特殊,是四正卦之一,值二十四节气。“饰”准“贲”,亦准“兑”,对应秋分,是合理的。“沈”准“观”,其离准“贲”的饰首远,故不宜认定为准“兑”。在意义上,刘韶军说:“沈首言沉视之道。”^{[18]138}释沈为沉视之道,和司马光的“下视也”一致,都是观察之义,和观卦含义吻合。

辨析清楚这些有争议的对应情形后,结合卦气学说,可初步将《太玄》首和《易》卦的对应关系蠡测如表2所示^②(见上页)。

从表2中可见,《太玄》首的命名依托《易》,以《易》卦名为准绳,同时吸纳卦气学说,对应关系较为明显,有一定次序性。如释首准“解”,也兼准“震”,春分气应,时在二月。释首之辞言“阳气和震”“而解其甲”“风动雷兴”“震于庭”“震震不悔”“震于利”等,皆可视作模拟解、震二卦而得。又如饰首准“贲”,也兼准“兑”,秋分气应,时在八月。饰首之辞言“阴白阳黑”“言不言”“无质饰”“下言如水”“言无追如”等,从色彩、言语角度予以编撰,皆可视作模拟贲、兑二卦而得。此外,太初历采用夏正,将寅月作为正月、岁首,立春的重要性得以凸显。差首准“小过”,立春气应。差首之辞“阳气蠢辟于东”“过其枯城,或蘖青青”等,即和立春时节万物始萌以及“阴将过也”的小过卦有紧密联系。

表2采用八十一首与六十四卦完全对应的模式,“中”“应”“释”“饰”兼准坎、离、震、兑四正卦,卦气分别是二分二至。“中”“释”“应”“饰”分别位于《太玄》的第一、二十一、四十一、六十一首,每相邻两首之间间隔十九首,整齐有序。孟喜卦气图为六十卦配一年365 $\frac{1}{4}$ 日,每卦主管六日七分,与四分历中的颛顼历相合。太初历治历原则是“以律起历”,采用一日八十一分法,规定一月为29 $\frac{49}{81}$ 日,十九年七闰,一年的月数为12 $\frac{7}{8}$,一年的日数为365 $\frac{385}{81}$,约为365 $\frac{1}{4}$ 日,比颛顼历更精细化了些。《太玄》是“七十二策为一日,凡三百六十四日有半,

踦满焉以合岁之日而律历行”^{[5]214},“七十二策为一日,凡三百六十四日有半”,能从《太玄》揲蓍法推演得出。这一揲蓍之法的推演结果没有分数,《太玄》巧妙地以踦赢来补其不足,类似于历法补闰,使其更合乎历法。笔者认为,踦赢未必只能当 $\frac{1}{4}$ 日,而是可以更灵活些,以契合更精细化了的太初历,进而实现年与年在此交接,实现像历法那样扣合一年四季而始终反复地轮转运行。

《太玄》有九天之说,《玄数》称“一为中天,二为羡天,三为从天,四为更天,五为睟天,六为廓天,七为减天,八为沈天,九为成天”^{[5]202},郑万耕注:“《太玄》八十一首,每九首为一‘天’,表示一年四季的变化过程。而以每九首之第一首的首名命名。”^{[16]327}从上面的表2可见,若依卦气来看,“中”至“睟”,大抵对应时段在十一月中至十二月底;“羡”至“僊”,大抵对应时段在十二月底至二月初;“从”至“事”,大抵对应时段在二月初至三月中。余则类推,九首为一阶段,对应一月有余,九首为一“天”,九“天”为一大的轮转。阴阳是历法的基础,“一为中天”有冬至,“五为睟天”有夏至,阴极阳生,阳极阴生,两相推移,生生无穷。

三、《太玄》赞辞摄象与《易》爻辞之象的渊源

《太玄》的架构设置,可以和《易》相媲美,“首犹卦也,赞犹爻也”^{[5]3},“《易》有《象》,《玄》有《测》……《易》有《说卦》,《玄》有《数》”^{[5]5}。《太玄》拟《易》的痕迹清晰,于具体摄象层面也是如此,这在《太玄》赞辞摄象对《易》爻辞之象的吸纳中得到证实。学人在探讨《太玄》与易学关系时,往往忽略这一视角。从《太玄》赞辞摄象和《易》爻辞之象的对读层面考量,结合化用《易》爻辞之象的贴合程度来看,二者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两种类型。

第一,紧密扣合型。《太玄》赞辞和《易》爻辞不仅具体物象或事象相同,而且在各自的位象层面也具有相通性,能实现辞之象与位之象的双重叠合。这样的案例有两处,分别见于大首和坚首。

大首次五赞辞曰:“包荒以中,克。”^{[5]94}包荒,出自泰卦九二爻辞:“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10]75}包,同匏,指葫芦。荒,指覆盖,引申为浮在水面上。中行,指居于九二中位。朱熹说:

九二以刚居柔,在下之中,上有六五之应,

主乎泰而得中道者也。占者能包容荒秽而果断刚决,不遗遐远而不昵朋比,则合乎此爻中之道矣。^{[10]275}

九二居泰卦下卦之中,上应六五,居于中位而得应。包荒,朱氏注谓“包容荒秽”。“得尚于中行”,指合乎中行之道。大首次五居九赞的中位,化用《易》爻辞之象,“包荒以中”明确标示出中位之象,和泰卦九二中位相似。大首次五赞辞取象“包荒”,具体含义又有所不同。“包荒以中,克”,指用中行之道包怀荒远,故而能克。次五的测辞曰:“包荒以中,督九夷也。”^{[5]94}“督九夷”,指统率四方诸少数民族,是对赞辞“克”的具体阐释。

坚首上九赞辞曰:“蠡焚其翊,丧于尸。”^{[5]156}蠡,指蜂。翊,应为翊,指幼小的蜂,代指蜂房。“蠡

焚其翊”,谓蜂自焚其巢房。司马光说:

九为祸极而当夜,小人为恶之坚,至于覆家。如蠡自焚其房,失其所主也。《易》曰:“鸟焚其巢。”^{[5]156}

鸟焚其巢出自旅卦上九爻辞:“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10]199}朱熹注:“上九过刚,处《旅》之上,离之极,骄而不顺,凶之道也。”^{[10]199}坚首上九和旅卦上九均在上位系以焚其巢之象,焚巢者一为鸟、一为蜂,都是以能飞翔的动物焚毁其赖以生存的住所为对象来编撰,暗含的均是对处极而生凶险之象的警示。

第二,松散灵活型。《太玄》摄象取自《易》,同时又是灵活而多变的。《太玄》引《易》爻辞之象呈分散状态,如表3所示:

表3 《太玄》引《易》爻辞之象

《太玄》	《易》
中次三:龙出于中,首尾信,可以为庸。	乾六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戾次四:夫妻反道,维家之保。	小畜九三:舆说辐,夫妻反目。
差次三:其亡其亡,将至于暉光。	否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包桑。
从次四:鸣从不臧,有女承其血匡,亡。	归妹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释上九:今狱后谷,终说桎梏。	蒙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
居次七:老父擗车,少女提壶,利考家。	家人九三: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
成次三:成跃以缩,成飞不逐。	乾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表3中引《易》爻辞之象共七则,《太玄》和《易》爻辞之象于位上并不能建立起一一对应关系,而是处于散点播撒的状态,含义有的相通,有的相反。笔者试按其首的先后顺序分别加以论析。

中首次三“龙出于中,首尾信,可以为庸”之象,《玄文》写道:

“‘龙出于中’,何为也?”曰:“龙德始著者也。阴不极则阳不生,乱不极则德不形。君子修德以俟时,不先时而起,不后时而缩,动止微章,不失其法者,其唯君子乎!故首尾可以为庸也。”^{[5]206}

这是说龙适时而出,不再处于潜藏状态。“动止微章”,微,指潜藏、隐蔽;章,指彰显、展现,用以象征君子的隐现有法度。“龙出于中”列于次三,次二为中,次三出乎次二之上,故称“出乎中”。三为阳位,《玄数》称三“类为鳞”,故取象为龙。“首尾信”,指首尾伸展、舒张开来,展示得很充分就能发挥功用,故赞辞称“可以为庸”。关于该条赞辞,司马光说:

三为成意而处思之外,君子既思之,则行之,所为之迹见于外,人得而知,故曰“龙出于

中”也。君子行己,自始至终,出处语默,不失其宜,信乎可以为人之常法也。《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5]5}

司马氏引“《易》曰”句出自乾卦九二爻辞。中首次三是阳气初成阶段,利于有所行动,取象乾卦九二爻辞,是对《易》爻辞之象的灵活化用,具体摄象的象征含义二者可以相互贯通。

“戾”,“夫妻反道”之象,脱胎于小畜卦九三爻辞。小畜卦中该条爻辞指车的辐条脱落,夫妻怒目相视,象征的是阴阳背离之义。戾首次四居于福下,和小畜卦九三居下体之上不同,化用九三爻辞取其相反而相通之义,是对《易》爻辞之象的反向运用。“戾”取违背之象,夫妻反道,谓夫妻秉持不同的方式守家。司马光说:“夫治外,妻治内,道相戾也。然而内外相成,以保其家。四为下禄而当昼,故有是象。”^{[5]16}次四取夫妻反道之象,合乎首名的宗旨。夫外妻内,男刚女柔,男女夫妇之道不同而相通。戾首阴数,次四居于昼,故指向吉利。

“差”,“其亡其亡”之象,出自否卦九五爻辞。否卦的“其亡其亡”是一种戒惧之象,“系于包桑”,

指拴系于丛生的桑树,不吉。差首次三“其亡其亡”,意谓奔亡之义,和否卦一致。差首次三居思上,与否卦九五不同,差首取用否卦爻辞之象,旨趣也不一样,三为思上当昼,“至于晖光”是吉利之旨。

“从”,“有女承其血匡”之象,出自归妹卦上六爻辞。归妹卦中,该爻辞里出现的筐大都用竹木编成,比较坚硬,属阳刚之物。女子持筐,一般里面放置的是蔬菜等质地柔软之物,筐虚空而无实物填充,象征有阳而无阴。羊有角,象征阳刚,血系阴柔之物,剥羊无血,亦象征有阳而无阴。《太玄》取象归妹卦上六爻辞,标示阴阳分离而不相应之象。司马光《太玄集注》写道:“君子修德,而人自从之,鸣而求从,不足善也。施之夫妇,则丧配偶而不复获所求矣。”^{[5]43}鸣而呼应,引申指配偶的阴阳相求,女承其血匡,指丧失配偶而不复获求,象征阴阳隔离之义。“从”次四和“归妹”上六位不同,具体摄象背后的象征含义和归妹卦具有一脉相承性。

“释”,“终说桎梏”之象,取自蒙卦初六爻辞:“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10]54}桎梏是一种刑具。“用说桎梏”,指得以脱离桎梏之患。释首上九居最上,蒙卦初六居最下,位不同,释首之名,意指松释,和“脱于桎梏”之象契合。

“居”,“老父擐车,少女提壶,利考家”之象,出自家人卦九三爻辞:“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10]145}爻辞前半截的意思是家族成员之间很严格,将会出现困厄,有危险,但最终会吉利。爻辞后半截写妻子儿女喜笑颜开,是嬉戏无所戒惧的景象,故断语称这种行为会使得家境艰难。居首次七居祸下,家人卦九三居下体之上,位不同,居首次七化用此爻辞,取其象,改妇为父,“老父擐车”“少女提壶”,爻辞旨趣吉利,和家人卦正相反。

“成”,“成跃以缩”之象,出自乾卦九四爻辞。司马光说:“三为成意而当昼,君子临事而惧,跃缩未决。所以然者,以事之既成则如鸟之飞,不可复逐。故进退宜慎也。《易》曰:‘或跃在渊,无咎。’”^{[5]157}“成跃以缩”系于成首次三,位不同,取象的沟通点在于跃和缩的动态描述上。

综上,七则《太玄》赞辞摄象对《易》爻辞之象的称引是丰富多彩的,具体赞辞所在的位象和《易》不是一一对应关系,而是以《太玄》首为中心,对《易》爻辞之象予以灵活吸纳,这种吸纳既有赓续存在,同时也有演绎的成分。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紧密扣合型还是松散灵活型,彰显的都是《太玄》赞辞摄象对《易》爻辞之象的化用,体现出了二者在摄象层面

的渊源关系。

四、《太玄》赞辞摄象与《易》之爻位理念蕴藉

《太玄》对《易》的衍化,于《易》之爻位意义、相关理念的吸纳上也能得到体现。《玄攡》说:“阳知阳而不知阴,阴知阴而不知阳,知阴知阳、知止知行、知晦知明者,其唯玄乎!”^{[5]186}“玄”的神奇在于知阴知阳。这段话脱胎于《文言》传:“‘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10]42}《太玄》模仿《文言》,理念上也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太玄》赞辞摄象一晦一明,一反一正,一柔一刚,一阴一阳,一凶一吉,是对《易》以道阴阳的外在显现。

无论是《周易》还是《太玄》,在取象时,位的观念都发挥着较为重要的作用。《太玄》每首九赞,位不同,取象也会呈现出一定取向性,这和《易》的摄象具有一致性。《玄图》称:

故思心乎一,反复乎二,成意乎三,条畅乎四,著明乎五,极大乎六,败损乎七,剥落乎八,殄绝乎九。生神莫先乎一,中和莫盛乎五,倨剧莫困乎九。夫一也者,思之微者也,四也者,福之资者也,七也者,祸之阶者也,三也者,思之崇者也,六也者,福之隆者也,九也者,祸之穷者也,二五八,三者之中也,福则往而祸则丞也。^{[5]213}

九位成首,位有相应的意义,其中一、五、九尤为突出,赞辞取象意图明晰,一取幽,五取中,九取极。因位的高低不同,赞辞取象的凶险祸福程度也各异。一处于最底端,往往以幽微之象当之;五处于中位,往往以中和之象当之;九处于顶端,往往以盛极而衰之象当之。二、三、四、六、七、八略显混沌,昼夜阴阳不同,也有吉凶指向上的差异。试以准乾卦的辟首为例,论析如下。

“辟”,《太玄》首辞曰:“阳气杓辟清明,物咸重光,保厥昭阳。”^{[5]76}辟首对应阴气敛藏于下、阳气“杓辟清明”之时。“乾”是纯阳之卦,故《太玄》以“辟”当之。辟首的九条赞辞如下:

初一:辟于内,清无秽。次二:冥駮冒辟,眊于中。次三:目上于天,耳下于渊,恭。次四:小人慕辟,失禄贞。次五:辟于幽黄,元贞无方。次六:大辟承愆,易。次七:辟辰愆,君子补愆。

次八：睟恶无善。上九：睟终永初，贞。^{[5]76-78}

关于九赞的排列，《玄数》称：“逢有下中上。下，思也。中，福也。上，祸也。思福祸各有下中上。”^{[5]194}意谓前三赞在下为思，中间三赞为福，后三赞在上为祸。

首先看前三赞。初一赞辞，“睟于内”，指纯粹于内，清净无秽。一位于九的最低端，内指被包藏的内心，是隐蔽幽晦之象。次二赞辞，冥指隐，和次二测辞“中自瘞”的“瘞”字含义相同。“冥駁冒睟”，司马光说：“二为思中而当夜，小人于冥昧之中，以駁杂之心，冒没纯粹，虽外以欺物，而心不免惭也。”^{[5]76}句谓内心混乱而少粹，取象于冥昧。次三赞辞，“目上于天”，指视线可达十分遥远的地方；“耳下于渊”，指耳朵听力无所不及。三居于阳明之位，故而能视之高远，听之深沉。初一、次二、次三属思，分别取象于内、冥和渊，正是幽思之象。

其次看中间三赞。次四失位当夜，“失禄贞”，指失去福禄与贞正。郑万耕说：“小人钦慕纯粹之德，而不改其邪操恶行，以致失却福禄贞正。故曰不得纯粹之道。”^{[16]116}四为下禄当夜，故以小人为象。次五取象于黄，司马光解释：“元者，善之长也。五为中和而当昼，君子虽在幽隐，不失中和之道，所以为粹也。守其元正，以应万务，无施不适，如地之德，亦以幽黄元贞成万物也。”^{[5]77}黄，五行应土，又《说卦》称坤为地，故睟首次五取象于黄，如地之德也。次六赞辞，愆，指过错，谓小人不能持有纯粹之德，必承之过失。次四、次五、次六属福，三条赞辞以能否秉持纯粹之德为标准来判定吉凶。

最后看末三赞。次七赞辞，辰，指时，七居祸始，系睟时之愆，七当昼而为君子，有过而善于补过，系君子能力的体现。次八赞辞，睟恶，指纯恶，王涯说：“失位当夜，纯于恶德，则善无由而入矣。”^{[5]78}失位，指位不居于阳。上九赞辞，“睟终永初，贞”，九居于一首的顶端，故以终当之。九为极数，终而复始，故曰永初。次七、次八、上九属祸，次七谓祸之始而能补，次八谓纯恶而无善，上九谓终极而返始，程度依次提升，与位居于上的摄象取向扣合。

综上可知，睟首的赞辞排布依昼夜轮转而吉凶交替，一阴一阳，一否一臧。程度由浅及深，一至九分层分级，思、福、祸的界限划定大抵与赞辞摄象融通。其中初一取象内，次五取象幽黄，上九取象终永初，指向突出而明显。

睟首是如此，综观《太玄》全书，赞辞的摄象也具有一定取向性。这在物象或事象出现的分布表中

能得到很好印证，如表4所示。

表4 《太玄》赞辞摄象分布表

初一	幽、潜、冥、初、微、黄泉、隐、渊	
中位	二	中枢、中刑、摹法以中、其中裔、冥中度、心臧自中、翕冥中
	五	土中、中行、中衢、中夷、包荒以中、不中不督、守中以和、日正中、中成独督、中蕃
	八	中和、黄中、中庭
上九	颠灵气形反、干于浮云、高人吐血、极乐之几、祸降自天、否出天外、极廓于高庸、弊于天杭	

依表4可见，首先，初一赞辞摄象，因其居于首的最底层，故取象往往聚焦于“幽”“冥”“微”等，这些取象和《易》之“潜龙勿用”的爻位象征义扣合，不显山不露水，是韬光养晦的潜藏状态。

其次，二、五、八各自居于思、福、祸的中位，《玄图》称：“二五八，三者之中也。”^{[5]213}这类赞辞往往会出现带“中”字的系列词语。从《太玄》赞辞的编撰来看，考量是否合乎中是判定吉凶的一个重要标准。这一摄象意图在赞辞内也能得到反向证实，如：

进首次三：狂章章，不得中行。^{[5]44}

强首初一：强中否贞，无攸用。^{[5]74}

进首次三、强首初一均不处中位，赞辞的摄象从反向予以揭示，进，指前行、前进之义，狂章章，是激进貌，相应的测辞说：“狂章章，进不中也。”^{[5]44}三居思上，故称“不得中行”。强是强大、强壮义，“强中”，指增强中心，初一处于思下而不宜“强中”，故称“否贞，无攸用”。

最后，居上九的赞辞处于最顶端，摄取的往往是高高在上的物象或事象，如“颠灵气形反”“干于浮云”“极乐之几”“祸降自天”等，指向的都是空间方位上的顶端或事态发展到最后阶段的物象和事象，与之相连的赞辞多指向不吉，系盛极而衰理念的外显。

结 语

扬雄的哲学思想以儒家为主，并且“渗透了道家思想，以模拟复古为主，间有革新求变思想”^[20]。宗经征圣，乐古而好道，扬雄认为“经莫大于《易》”^{[4]3583}，所以模仿创作了《太玄》。《太玄》的命物摄象和易学存在着客观上的关联，兼综复古与革新，可视为扬雄以“玄”为本体的哲学思想纲脉的外在彰显。

关于《太玄》与《易》的关系，司马光认为“《玄》者所以赞《易》也，非别为书以与《易》角逐

也”^{[5]1-2},这种说法是可信的。《太玄》在具体编撰时,从命物摄象层面考察,和易学确实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易》是《太玄》的文脉渊薮,二者具有源与流的迁延关系。于命物摄象层面,二者的关系可归纳为四点:其一,《太玄》首的命名依托《易》卦名,同时也渗透着汉代卦气学说的因子。位列始、中、终的“中”“应”“养”是典型。《易》以“乾”为众卦之首,辟首准乾卦,却被置于第三十七的位置,即是《太玄》有心于卦气的证明。其二,《太玄》跻羸的命名和设置,取其补不足之义,以合乎历法的周天之岁,则是扬雄期以《太玄》与律历相适应的体现。其三,《太玄》赞辞摄象对《易》爻辞之象称引丰富,对应关系包括紧密者和松散者两种类型,大抵以后者情形居多,都系对《易》爻辞之象的化用。其四,《太玄》摄象呈现出鲜明的指向性,摄象的取向趋势背后融合了诸多易学理念,是对《易》爻位之象、爻位象征含义及相应易学理念的吸纳。

总起来看,《太玄》命物摄象和《易》的渊源关系,与同时期而稍早的另一部衍《易》著作《焦氏易林》有诸多相似之处^[21],共同体现了西汉后期易学发展的基本面貌。

注释

①本文关于“中”“应”“养”各首的分析和相关论述,得到了李炳海先生的指导,文中所用多系先生的观点,在此深表感谢。②太初历中已具备二十四节气,故此表一并纳入。八十一首与六十四卦对应,采用于成宝先生观点,即将四正卦一并考虑进来,分值二分二至,相关论述参见于成宝:《当议扬雄〈太玄〉对〈周易〉的模拟》,《诸子学刊》

2019年第1期。

参考文献

- [1]刘保贞.论《太玄》对《周易》的模仿与改造[J].周易研究,2001(1):49-55.
- [2]解丽霞.宗参古《易》:《太玄》的易学渊源[J].周易研究,2007(4):37-43.
- [3]周立升.《太玄》对“易”“老”的会通与重构[J].孔子研究,2001(2):83-92.
- [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5]司马光.太玄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8.
- [6]黄怀信,张懋镛,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7:573-574.
- [7]徐元浩.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114.
- [8]赵诚.甲骨文简明辞典:卜辞分类读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9:219.
- [9]黄开国.《太玄》与西汉天文历法[J].江淮论坛,1990(2):61-66.
- [10]朱熹.周易本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9.
- [11]许维通.吕氏春秋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9.
- [12]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3]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 [14]刘大均.周易概论[M].济南:齐鲁书社,1988:166.
- [15]黄宗羲.易学象数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0:145.
- [16]郑万耕.太玄校释[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 [17]问永宁.试论《太玄》与古易的关系[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4):25-28.
- [18]刘韶军.太玄校注[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 [19]朱伯崑.易学哲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112-113.
- [20]许结.汉代文学思想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192.
- [21]田胜利.汉代焦氏林辞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ang Xiong's Tai Xuan (The Supreme Mystery) in "Naming Things and Capturing Images" and Yi Learning

Tian Shengli

Abstract: Yang Xiong's thought, centered on Confucianism and integrated with Taoist doctrines, established a philosophical system with "Xuan" (Mystery) as the ontology. The "naming things and capturing images" in Tai Xuan is inextricably linked to Yi Learning. The "Zhong" (Mean), "Ying" (Response), and "Yang" (Nourishment) sections, positioned at the beginning, middle, and end of Tai Xuan, can be regarded as its three pillars, with a particularly prominent origin in Yi Learning. The naming and arrangement of the sections are derived from Yi Learning while incorporating the "hexagram qi" theory of Han-dynasty Yi Learning, thus evolving from Yi Learning. The "zan ci" (eulogistic remarks) is distributed across the eighty-one sections, with nine remarks per section. Their aim in capturing images, alternating between negation and affirmation, embodies Yi Learning's core of "expounding through yin and yang". Moreover, the "zan ci" frequently cite images from Yi Learning's hexagram and line statements, thereby inheriting and interpreting Yi Learning. The images captured in the "zan ci" vary with their positional numbers; the initial lines mostly take images of darkness and obscurity; the fifth lines are often associated with the "mean"; the top ninth lines frequently depict the decline after reaching extreme prosperity. These distinct patterns embody multiple concepts of Yi Learning.

Key words: Tai Xuan; section names; zan ci; naming things and capturing images; Yi Learning

责任编辑:涵 含